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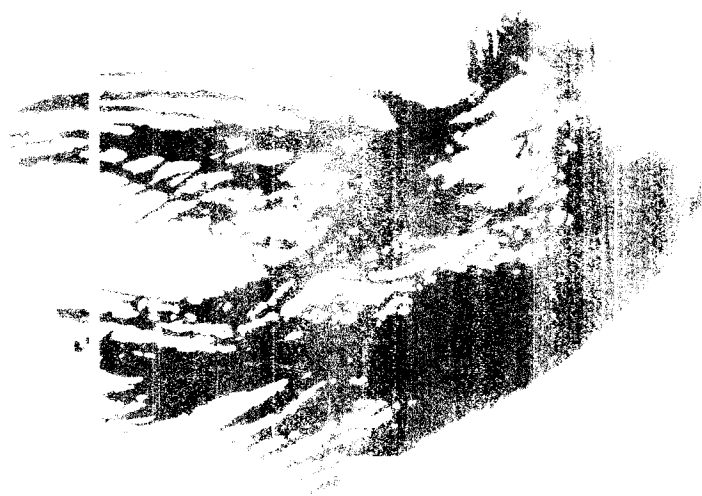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苏联卷

7

重庆出版社



世界反法西斯 文学书系

苏联卷

7

重庆出版社

(川)新登字 010 号

责任编辑 余 琳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费晓瑜

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 7

苏 联 卷(7)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375 插页 6 字数 529 千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700

*

ISBN 7-5366-2467-0/I·457

定价:28.0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卷收入苏联 34 位作家 1941 年至 1980 年间(重点为 40 年代至 60 年代)创作的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优秀短篇小说共 34 篇,从不同侧面揭露了法西斯的残暴,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人民抗击德国法西斯侵略的英勇斗争。这些作品的艺术风格和手法各具特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不同时期苏联文学短篇创作的艺术成就。

编辑凡例

1.《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套全面、系统地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优秀文学作品书系。

2.《世界反法西斯文学书系》按国别和地区分卷，共52卷：苏联10卷，法国4卷，德国、奥地利4卷，美国3卷，意大利3卷，日本2卷，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2卷，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2卷，欧洲多国2卷，东南亚1卷，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1卷，波兰1卷，保加利亚1卷，南亚、西亚、非洲1卷，南斯拉夫1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1卷，朝鲜1卷，中国12卷。国名和地区名除个别例外情况，一般用该原著初版时的国名。

3.本书系侧重选收本世纪30—50年代出版的、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作品，对个别有代表性的作品，在时限上有上溯或下延。体裁限于小说、诗歌、戏剧和纪实文学。中国卷另收有散文、杂文。

4.本书系中所收入的译著大部分是根据原著新译的，部分已出版过的中译本，均经过重译或修订。

5.对有多部重要作品的作家，原则上选收其一部。凡收入的作品，一般附有该作品版权记录及著、译者简介；节译作品附有内容介绍。

顾 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卞之琳 冯 至 艾 青 罗大冈 林 林 林默涵
季羨林 萧 秧 萧 乾

编 委 会

总 主 编：刘白羽

副总主编：叶水夫 沈世鸣

(以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常务总编委：吕同六 吴元迈 张 羽 陆梅林 黄宝生

总编委：

马 烽	王央乐	王佐良	戈宝权	叶水夫
叶君健	包文棣	冯亦代	刘 宁	刘白羽
刘绍棠	朱 虹	朱子奇	吕同六	孙家晋
孙绳武	许磊然	沈大力	沈世鸣	李 芒
李文俊	李明滨	李辉凡	李赋宁	杜 埃
陈 桑	杨燕杰	吴元迈	张 羽	张 黎
张敏生	陆梅林	范大灿	周宗贤	周珏良
林洪亮	柳鸣九	草 婴	施咸荣	殷 白
袁可嘉	夏树人	秦顺新	高 莽	高慧勤
钱善行	鹿 金	黄宝生	蒋际华	董衡巽
蒲华清				

苏联卷编委会

主 编:李辉凡

副主编:钱善行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蜀平 李明滨 李辉凡 张 捷 钱善行

目 录

编辑凡例

夏至日之夜	〔苏〕列·索博列夫 著	
	石南征 译	1
党证	〔苏〕万·瓦西列夫斯卡娅 著	
	曹靖华 译	18
不朽	〔苏〕亚·克里维茨基 著	
	单继达 译	25
第三个副官	〔苏〕康·西蒙诺夫 著	
	李辉凡 译	31
三月——四月	〔苏〕瓦·柯热夫尼科夫 著	
	郭奇格 译	41
生的意志	〔苏〕亚·杜甫任科 著	
	卢启智 译	63
斗志昂扬的人们	〔苏〕安·普拉东诺夫 著	
	冯加 译	72
我们是苏维埃人	〔苏〕鲍·波列沃依 著	
	张捷 译	109
少年军	〔苏〕亚·绥拉菲莫维奇 著	
	吴元迈 译	128

女 婿	[苏]叶·沃罗比约夫 著	李玉皓 译 138
俄罗斯性格	[苏]阿·托尔斯泰 著	陈铎 译 152
“司令员”之死	[苏]加·尼古拉耶娃 著	周鼎 译 162
“我们在天上的父”	[苏]瓦·卡达耶夫 著	胡榕 译 193
阿格拉费娜	[苏]康·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潘安荣 译 204
伏尔加河畔一人家	[苏]帕·尼林 著	赵陵生 译 221
共产党员们,前进!	[苏]鲍·祖巴温 著	刘克彭 译 241
动物园	[苏]瓦·格罗斯曼 著	鲁民 译 248
一个人的遭遇	[苏]米·肖洛霍夫 著	草婴 译 277
伊万	[苏]弗·博戈莫洛夫 著	顾亚铃 译 312
今天谁会死	[苏]尼·格里巴乔夫 著	冀元璋 译 378
亲自动手	[苏]伊·斯塔德纽克 著	马振寰 译 395
白昼之光	[苏]埃·卡扎凯维奇 著	刘雄翔 译 414
战争的故事	[苏]谢·沃罗宁 著	贾明 译 463

- 痛苦多少钱一斤 [苏]格·巴克兰诺夫 著
陈宝辰 译 469
- 热妮娅·鲁勉采娃 [苏]尤·纳吉宾 著
查意楞 译 486
- 草莓花开 [苏]尼·丘科夫斯基 著
曹书勋 张葆真 译 495
- 母亲的心 [苏]费·阿勃拉莫夫 著
汪嘉斐 译 549
- 胜利的红酒 [苏]叶·诺索夫 著
苏玲 译 555
- “把我年轻的一个丢下……” [苏]穆·卡里姆 著
蓝英年 译 588
- 追忆 [苏]诺·顿巴泽 著
栗周熊 译 595
- 一部旧影片 [苏]维·阿斯塔菲耶夫 著
张正 译 612
- 我是托克托松的儿子 [苏]钦·艾特玛托夫 著
胡湛珍 译 620
- 邦达丽芙娜 [苏]奥·冈察尔 著
乌兰汗 译 629
- 在奥夫相尼科沃旷野上 [苏]维·康德拉季耶夫 著
裴家勤 译 641

〔苏〕列·索博列夫 著

夏至日之夜

石南征 译

该下去吃晚饭了，可上尉仍留在舰桥上，凝视着波罗的海的白夜中那烟色的水天相接的远方。

高远而明亮的穹隆被各种柔和的色调所渲染，轻轻地笼罩着风平浪静的水面。水面泛着粉红色的闪光。落日已沉入水平线之下，但正在悄然蠢动，准备重新升起；海面上空有一大片淡淡的霞光，映照整个北部天空。只是在南部的海岸上空有一片奇怪的紫雾逐渐变得浓密起来。一年之中最短的夜，也就是6月22日的前夜，正在来临。

然而对于扫雷舰来说，这不过是颇不平静的巡逻的第三个夜晚。

扫雷舰在芬兰湾一带游弋，职责是观察一切，发现一切。这里的水面上迤邐着一条看不见的分界线，界线以南的水域禁止外国舰只、飞机、小艇和游泳者进入。界线以北是“无主水域”。这一带“无主水域”是商贸和文化的古道，但在用于战争方面这条道路也同样古老。因此这一带的情况也应该注意，看是否有人试图拐向苏联海岸，要知道，这条海路起始于欧洲，欧洲目前烽烟四起，而任何大火都会飞溅出危险的火星的。

这次巡逻确乎不平静。一连两夜扫雷舰都注意到，芬兰湾西部热闹异常。大型货船一艘接一艘驶向南方。高高浮起的船身表明，这是一些卸货之后的空船，但它们行色匆匆的样子，令人生疑。扫雷舰赶上去，贴近它们，发现每艘船尾部的注册港口“什切青”、“汉堡”都被胡乱涂抹掉，而在德国船名上面大笔刷上了芬兰船名。桥楼上德国船长们神色不安地张望着，而他们头顶的斜桁上仓猝升起了芬兰旗帜。真是奇怪的伪装……

种种迹象令人警觉。所以夜晚时分扫雷舰又调头驶向西方，靠近海上的“大道”，而在舰桥上凝神远眺的上尉所感兴趣的，绝非白夜的景色，而是途中出现的一艘艘船影。

他显然看到了什么，所以眼睛不离望远镜，而用一只手摸到航速仪的控制杆，扳到“最大航速”位置。于是扫雷舰那不大的，却很结实的身躯整个颤动起来，艏柱下面咝咝作响，泡沫翻滚的激浪高高涌起。

“右转舵，”诺维科夫说，并没有提高嗓音。舰桥上的一切——罗盘、舵手、放置海图的小桌——相互在咫尺之间。只是两个信号兵各自坐在一架叉形炮队镜旁的折叠椅上，相距甚远。耸立在甲板之上的舰桥宽至两舷，而信号兵位于舰桥两侧最边上，如同军舰的两只远远分开的眼睛扫视着整个前方。上尉俯身查看罗盘，确定远处一艘货船的方位，接着在海图上继续查寻。他看好两船的会合点后，便把新航向告诉舵手。

高级政治指导员科斯京登上舰桥。是急剧的加速使他放下晚茶（准确点说，不如叫夜茶）到上面来的。他也举起望远镜凝视起来。

“莫名奇妙的航向，”过了一会儿他说，“正对着海岸行驶……这是去哪里？去港湾？”

他转向舰长，但看到舰长一边轻轻动着嘴唇，一边从罗盘处跨到海图桌前时，便不再说话。向脑子里转着方位数字的人提问是不

妥的。他会两眼无神地望着你，嘴里嘟哝着数字，力图不让脑子里的某个 $1/4$ 度溜掉，接着会丧气地把手一挥说：“糟糕……忘了……”于是将有你的好戏看。所以指导员一直等到这些数字变成海图上的细长线条时，才俯身去观看海图上的小圆圈——扫雷舰在海上的位置。舰长在西边又画了一条线——被发现的货船的航向。这条线径直向东面的一条通路延伸，该通路位于一个名称很长的浅滩“埃巴特鲁杜斯—马塔拉”附近。

“它就是要去那里。明白吗？”他说道，并意味深长地望了指导员一眼。

这条通路位于“无主水域”，远离通往波罗的海的大道。货船如果不想遇险的话，到那里去是毫无意义的。然而这条狭长的通路是从苏联某沿海港湾进入芬兰湾的最短航程。从该港湾起始的第二条道路远远通向西面的波罗的海。指导员会意地点点头，看了看仪表（指针在极数附近颤动着），然后重又举起望远镜。

“空船，”他边说边观察，“好像又是那一类船，用油漆涂改过……他们把船卖给芬兰人了还是怎么的？鬼知道它为什么走这条路，在这条路上还想走远吗？”他看了看海图。“‘马塔拉’——浅滩，可‘埃巴特鲁杜斯’是什么？好像是个熟悉的词，表示什么肮脏勾当……忘了……”

指导员正在学习说爱沙尼亚语，一有机会就练习，不管看到招牌还是遇见帆船，不管读报纸还是碰上灯塔和浅滩的名字。他又念念有词地小声重复了几遍，似乎在用舌头掂量着，品尝着那个名称的滋味，然后出人意料地说出一句：

“应该追上去，指挥员。化妆的家伙。什么事都可能干出来。”

“追上去，”上尉答道。他重新确定好远处船影的方位并修正了航向。

扫雷舰全速驶向会合点。高速度产生的微风吹动着信号兵头上无檐帽的飘带。一个信号兵目不转睛地盯住货船；另一个位于左

舷的信号兵缓慢地转动叉形望远镜，扫视着远方。舰桥上鸦雀无声，只等着靠近货船……过了一会儿指导员懊丧地长叹一声。

“不行，想不起来，”说着便掏出一本破旧的袖珍词典。他翻了几下（舰桥上还很亮），兴高采烈地说：“我说是肮脏勾当吧！‘奸诈’，就是这意思！奸诈的海滩或者阴险的海滩，你想怎么说都行。”

“我什么都不想说，”舰长气呼呼地答道，于是二人又默不作声，继续注视货船。用望远镜看，这艘船已经清晰可辨，显得又高又大。螺旋桨在离水面很近的位置旋转，掀起团团泡沫，这是空载船只常见的情形。运输船顽强地驶向通路。一小时后可望到达那里。

“左正横有三艘潜水艇！80链^①，”左舷信号兵突然大声报告。

舰长和指导员同时转过身来，举起望远镜。在粉红色霞光偏右很远的水面上，低低地显露出三座细高的仓面台。舰艇显然处于阵位状态。但信号兵匆忙改正说：

“是芬兰快艇，上尉同志，”又证实道：“仓面台很像，可甲板低矮……是三艘舒茨科尔匪帮^②的快艇，驶向南方。”

上尉弯腰看了看罗盘，迅速来到海图前。他大致估算了一下快艇在海图上的位置，便用铅笔敲着手掌沉思起来。指导员沉默不语，他知道，不应该妨碍舰长做决定。但他一边悄然站立，一边也在估计形势，并思量着，如果他处于舰长的位置该怎么办。

形势是复杂的：左边是外国军用快艇驶向南面看不见的国界线，右边是用油漆涂改过并挂着外国旗帜的商船驶向“无主水域”的重要通路。扫雷舰只能或者拐向右边，或者拐向左边；同时监视这些不速之客的行动是不可能的。用无线电求援也无济于事，即便

① 正横、链均系航海用语。正横指某物与舰船航向垂直的方向。舰船与物体处于正横位置时，二者之间距离最短。链是海上计量较短距离的长度单位，等于0.1海里或185.2米。

② 1917—1944年芬兰资产阶级和富农的军事组织。参加镇压1918年芬兰革命，1941—1944年同德国党卫军合作。

飞机都来不及赶到现场。眼下必须决定，往哪边拐更重要，拐向快艇还是货船？

快艇可是军用的，而且它们显然朝着我国领海行驶。看来应当追踪的正是它们，而不是中立海域的商船。想到这里，科斯基期待地看了看舰长。

舰长显然也得出同样结论，因此下达命令：

“左转舵，相反航向……跟上快艇！看见它们了吗？”

“看见了，上尉同志，”舵手答道，同时把身体俯向舵轮，似乎这样有助于他看清快艇。快艇离得很远，处于炮火射程之外，用肉眼看如同水面浮着几条低平的短线。

扫雷舰倾斜着急剧向左转弯，而举着望远镜的舰长以同样速度向右转身，死死盯住运输船。甚至扫雷舰已经转过弯向快艇驶去时，舰长仍继续背朝着快艇站立着。

“这个搞运输的让我看着不顺眼，”他低声说，科斯基从这声音里觉察到忧虑的调子。“这些快艇来得也太巧了，有点像联合行动……它们现在怎么样了，没拐弯吗？”

“驶向边界，还远呢，”科斯基答道，“你是想，他们在玩老把戏吧？”

“肯定是，”上尉说，“瞧着吧，它们这就调头，开始装神弄鬼……真想干脆丢下它们，全力以赴追货船……可鬼知道怎样才能识破这条船？……”

科斯基所说的把戏确实是老套子。三个星期之前，一艘护卫舰也是这么巡逻，也发现了两艘驶向我国边界的舒茨科尔匪帮的快艇。护卫舰靠上去，而快艇立即调头沿边界线行驶。但确信无事的护卫舰刚想返回自己的水域时，快艇重又朝南边我国领海驶去，迫使护卫舰追赶自己。就这样，快艇并不越过边界，只是以此相威胁，把护卫舰远远拖向东边，而就在这段时间里一艘小艇在西边偷偷登陆了……当然，来客立即被边防军抓获，但快艇的任务却完成

了。

现在遇到的情况也如出一辙：运输船为了什么目的溜向埃巴特鲁杜斯—马塔拉附近的通路，而快艇显然在分散担任巡逻任务的扫雷舰的注意力。一段时间快艇仍按原先的航向驶向边界线，后来当它们确信自己被发现，并确信扫雷舰已经调头开过来时，便转而向东沿边界线行驶。

“这么说，一切正常，”舰长听到信号兵报告这一变化，说道。“好吧，我们证实一下……左转舵，航向相反！”

扫雷舰重新拐向了货船。而货船已经靠近通路，如果扫雷舰想要截住它，需要当机立断，停止追踪快艇，径直驶向埃巴特鲁杜斯浅滩。上尉用圆规量了量到达通路的距离，抬起头来。

“埃巴特鲁杜斯，埃巴特鲁杜斯……”他说着，沉思中摇晃着手里的圆规。“你说是一——奸诈的海滩？”

“或者阴险的海滩，怎么说都行，”科斯京又说了一遍。

“半斤对八两……名称倒是正合适……只是它到那里去干什么呢？用这种班杜拉琴^①运送特务等于去送死……当然，也可以放橡皮艇送，那一来可就好了……”

“鬼才知道，”科斯京慢慢地说，“他们要沉船也不难。然后他们会说，请原谅，出了这种事，唉，遇险了，我们自己也感到不快，损失巨大，——于是事情办妥了……”

战火在欧洲蔓延，而欧洲近在咫尺。这艘乔装打扮的船完全可能干出任何见不得人的勾当。通路很狭窄，假如货船似乎因不慎而沉没，就会长时间堵塞苏联军舰的战略出口。科斯京的猜测接近实际，应该紧紧盯住货船不放……

“上尉同志，快艇拐向南方，”信号兵又报告说。

一切都像事先谋划好的：现在扫雷舰将被迫驶向快艇，而快艇

① 一种乌克兰弹拨乐器，弦多，琴身圆形。

将重新调头向东，沿边界线行驶，于是老戏重唱……而在这段时间里伪装船已经完成自己的破坏任务。上尉深信，该船就是为此目的而驶向通路的。

货船带有特殊的秘密目的，对此上尉有十足把握，于是他断然决定驶向可能出事的通路，而置快艇的佯动于不顾。他把这一决定告诉科斯基，并补充说，快艇未必敢当着苏联巡逻舰的面闯入我国水域。应立即用无线电通知司令部关于快艇的出现，而我们自己则去追踪货船。

电报发出了，扫雷舰继续驶向埃巴特鲁杜斯浅滩。由于快艇一度迫使扫雷舰来回调头，致使情况有所改变：现在同货船的会合点可能在通路之上，而不是在它之前。但上尉仍然相信，货船眼见苏联军舰近在身旁，不会贸然沉船，不会贸然放下运送破坏分子的橡皮艇，也不会贸然让返回的特务登船。

然而决定丢下快艇之后，上尉又时时回头观望，注意它们的动静。它们固执地继续朝南行驶。它们所处的方位表明，它们还未到达严禁染指的边界线。上尉测算好下一个方位后，终于说：

“它们已无处可去。过3分钟将调头。”

但过去了3分钟，5分钟，快艇仍然朝南行驶。上尉警觉地查看罗盘：它们已经越过边界1海里。快艇上的人当然不会不发现这一点。但它们继续以原速成单纵队行驶，而其航向竟明目张胆地——在巡逻舰眼皮底下——指向苏联海域和海岸。

现在不论按哪一项巡逻勤务细则，扫雷舰都必须去追踪快艇。但快艇和货船明摆着在为完成同一任务而互相配合。明目张胆的越界行径理应迫使扫雷舰最终丢下埃巴特鲁杜斯浅滩旁通路上的货船，而扑向那几艘快艇。货船将在那里干什么，还不清楚，但舰长和指导员两人都确信，事情的要害就在于此。应该赶到货船身边，使它不便于干那件尚不明了的事，从它那固执而奇怪地冲向通路的行色中，可以猜测到、觉察到、体味到，这是一件危险的事。